

第十八頁最後一行：

【放四大。莫把捉。寂滅性中隨飲啄。】

上午跟諸位說明過『四大』，「四大」的性就是『寂滅性』，所以了解四大的真實相，才能夠做到事事無礙。小註裡面給我們說的是「四大性空，於法自在」，這兩句話說得很清楚。大師這一句就是教給我們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隨緣度日就好，才能夠得到自在。因為唯有隨緣才能夠與寂滅性相應。凡夫之人他就是不能隨緣，縱然說他隨緣，他在境界裡面起心動念，這一起心就不是隨緣了，心才動就有分別、就有執著。那個很粗的動我們能夠覺察得到，微細的動我們無法察覺。你要不相信的話，前面我跟諸位講過夢境。假如你的心要不動，怎麼會作夢？可見得作夢那個心的動是動得很細，自己不知道，不知不覺它就作夢了。如果曉得自己心動，那夢境就可以控制了。所以清醒的時候，心動容易覺察，相粗，微細的不能覺察。粗的動我們能夠控制，那就算相當不錯，這個就講定功，你能夠控制得住。但是微細的動還是控制不住。阿賴耶識裡面那個生滅就像海上那個波浪一樣起伏不定，連證得阿羅漢果的人都不曉得。阿羅漢的定功是九次第定，這麼深的定，阿賴耶裡面的生滅起伏妄念他還不知道，何況我們心粗的人！

從這個地方來看，修行實在不是一個容易事情。我也曾經跟諸位說過，它也不是個難事情。那個關鍵的所在就是理路通不通達，理路要不通達就難，行門就難；理路要是通達的話，行門就很容易，頓悟、頓超就很容易，一生確確實實可以成就。一生成就，諸位要記清楚，並不僅僅是密宗一生成就，哪一宗、哪一個法門都是一

生成就。問題在哪裡？就是你能不能圓悟。如不能圓悟，密宗也不能成就。所以佛法自始至終，十方如來所說的沒有兩樣，一定要悟了以後，然後無論你修學哪個法門，都能夠一生成就。法門裡面最殊勝的無過於淨土，而淨土理論之難懂，經上常說「唯佛與佛方能究竟」，《彌陀經》裡面說是「難信之法」。一般人聽了不相信，當然的！一般人聽了相信，那十方諸佛為什麼還說這是難信之法？它理太深、太妙了，中下根性很難接受。但是中下根性依照這個方法去修都能有收穫。禪與密，雖然講捷徑，可是淨土是捷徑裡面的捷徑。你看淨土裡頭有部書叫《徑中徑又徑》，那個「徑中」就是指的禪與密，「徑中徑又徑」是指的淨土，這是諸位一定要曉得的。

我學佛的因緣，第一部所看的佛書就是《六祖壇經》，丁福保的那個註子，《箋註》。那時我還沒有學佛，我在一個朋友家裡，是休假的時候，到台中去玩，住了三天。我那個朋友家裡書很多，我就隨便抽了一本，就是《六祖壇經》，看看、愈看愈有味道，三天把它看完，這是我第一部看的經。而我學佛的第一個老師，正式的老師，是章嘉大師，密宗的大德，甘珠還是章嘉的學生，我那個時候也跟章嘉學，所以跟甘珠活佛在一起就跟同學一樣，很隨便。我跟他三年，密宗的常識我知道很多，他沒有教我學密，他告訴我，密是最上乘法。到現在我們知道得很清楚。好像學校那是博士班，當然博士班一念了，博士帽子就戴上了，那就畢業了。

所以密是什麼？成佛的班，一學著就成佛了。試問問，你小學、中學、大學都不要念，我就念博士班去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如果要行的話，那你念小學、念中學、念大學，你傻瓜，你怎麼那麼傻？費那麼多十幾年的光陰，去念那些沒有用的東西，為什麼不一下就念博士班，馬上就畢業了？密是屬於加行，最後一關，無論你學哪

一宗、學哪一派、學哪一個法門，不學密不能成佛，但是那是最後一關，這個諸位要記住。嚴格的來講，什麼資格才學密？七地菩薩。我們是不是七地菩薩的身分？如果把尺度放寬一點，圓教初住菩薩，明心見性，見思煩惱斷了，塵沙煩惱斷了，無明破了一分，這個時候可以學密。如果說再要放寬一點，那就是騙人了。我這裡辦博士班、研究所，你從來沒有念過書的都可以，我都可以招生，那就是這個學校，這種博士班沒有人去念了。

我跟諸位說個笑話，我在五十一年時候，住在大溪，大溪有個香雲寺，現在那個香雲寺，我去年去看了一下，蓋得很不錯，以前我住的那時候是破廟，沒人住的。那時候我們有四個出家人住在裡面，那個住持老和尚就是寂光老法師，住在基隆大覺寺。另外有我一個，還一個法融，有個明演，他們兩個都過去了，那寂光法師也過去了。廟是破破爛爛的，我們在那裡生活非常困難，那廟沒什麼香火，也沒有人供養。我在大溪關帝廟講經，一個禮拜去講兩次，就是那聽眾供養我們一點米、菜，我們在那裡度一段苦日子。明演法師跟法融法師他們兩位是學密的，他們是跟屈文六，屈上師學密，屈上師的密在臺灣也是相當有名。他們兩位就來勸我，他說你對教理又很通達，人又很聰明，那你要一學密的話，不是馬上就成就了？我說是。

屈上師就派人到我們廟裡頭來遊說，勸我們都跟他學。跟他學的時候，他馬上是每一個人一個月津貼我們三百塊錢伙食，那時候三百塊錢很值錢。寂光老和尚就動心了，他說我們還是要去，因為我們生活這麼苦。說如果我們到那裡去一皈依他，學了密，我們五個人一個月有一千五百塊錢生活費用，那很自在了。我就跟老寂光說，我說：「我沒有去求他，他來找我，我想我這個程度還不夠學密，我這個程度不夠，他來請我，他那個密就可想而知了」。我

說我不去。我說你們要去那你就好了，總不能是為三百塊錢就賣身投靠。我這麼一說，他們臉都紅了，不去了，他不去了。常識我們要懂。

所以在西藏，人家那邊的學密是先要把顯教通達，這是一定道理的，經教理論都要通達之後，才可以跟上師灌頂，來開始學習。這個東西不是隨便能學的，而且還要非常高明的老師在那裡看他，因為這個東西容易著魔，容易走錯路。禪與密都是很危險的道路，岔路很多，魔障很多。你要遇不到一個好老師，萬一走上岔路，那就是好心學佛，後來變成個魔了，這個東西不是麻煩大了？高實在是高明，章嘉大師跟我講得很多，我佛學的底子是章嘉大師奠定的，講經這套方法是在台中學的。我跟諸位說，我有師承的，我學佛就是兩個老師，章嘉大師三年，到他老人家圓寂，以後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十年。所以我學東西不是兩個老師教的，是一個老師、一個老師教的，而且時間都相當長，這也是我佔便宜的地方。我學哲學是跟方東美學的，也是一個老師教的，當時我認識的名教授大概有二、三十個，我每一位都去請教，跟他們談談。到以後選擇一個老師，就跟他。要不是這麼學，虧就吃大了。

可見得這個理論，尤其是講教理，你像凡是了義的經典，都是說明教理，理是通達一切法。無論你修哪一個行門，總而言之，不違背這一個原理。所以它是最究竟的、最圓滿的。在此地，把握到一個原理就是「寂滅性」，真如本性是清淨寂滅的，一切萬法是真如本性變現出來的。能變是清淨寂滅，所變當然是清淨寂滅。你只要用清淨寂滅心，你在一切法上你就隨緣自在。凡夫為什麼會變成凡夫？我們用的這個心跟寂滅的真心恰恰相違背，真心是寂滅的，我們偏偏用個一天到晚妄動那個生滅的妄心，這用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跟清淨寂滅性是相反的。什麼時候你真正了解四大本空，五陰

非有，萬緣放下，心就寂淨了，生活上事事無礙。跟諸位說，事事無礙就是密修、就是密證。再看底下一句：

【諸行無常一切空。即是如來大圓覺。】

這裡說不但是四大之相本空，相是空的，是有為法，乃至於一切行，行也是空的。這個如果要不相信，你們看看《百法》就相信了。四大是《百法》裡面的色法，是一個色法，是有為法；既然是有為法，那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那有為法是空的。一切『諸行』，「諸行」是什麼？五蘊裡頭的行蘊，行蘊包括的五十一個相應的心所，二十四個不相應的心所，統統屬於行蘊，『無常一切空』。前面說了「四大」，這個地方說了「諸行」，就把《百法》五蘊全都含攝在其中。佛門常講是「萬法皆空」。空不是無，空是有，那《百法》法法都有。雖有，它「當體即空」。所以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空有同時，空有不二，空有一如，這就是『如來大圓覺』。哪一個「如來」？諸位要曉得，不是釋迦如來，也不是彌陀如來，是自己如來。換句話說，這就是自家大圓覺性，禪宗裡面所謂本來面目，《華嚴》裡面所謂的一真法界，名目雖然不一樣，境界是一個，不是兩個境界。

大圓覺的境界，諸位細心的去體會，哪一個沒有的？本來是現成的，並不是叫你在那裡，悟了，四大五蘊才是空的，不悟不是空的，不悟還是空的。悟了才曉得這是如來圓覺，圓滿覺性，圓覺是圓滿的覺性，迷的時候還是圓滿的覺性。可見得這個事情不關迷悟。從事實上說，就是實相上說，無關迷悟。但是從受用上來講，那就有關迷悟了。悟了受用自在，迷了受用不自在。迷了的時候生無量煩惱，悟了的時候生無量智慧。再跟諸位說，生無量智慧絕不做智慧想。如果心裡想著我一天到晚生智慧，那個麻煩大了，那叫打妄想，不是生智慧。智慧是清淨的，智慧裡面沒有妄想，智慧裡頭

絕沒有說我開了智慧了，我有很多智慧，不會的。智慧那是六祖大師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本來無一物就是無量圓滿的智慧。

【決定說。表真僧。有人不肯任情徵。】

再把底下一句念了，這是一段。

【直截根源佛所印。摘葉尋枝我不能。】

這一段這是大師勸導人要建立自信心，要從根本學習，這個很重要。這種的教學，跟諸位說，是對大乘人，是對最上乘人。無愧他是六祖大師的弟子，接引大眾也是跟六祖大師沒有兩樣。六祖大師這個法門是接上上根人，不是接普通人的。實在講，那個上根、下根沒有一定，哪有一定的？經上講的五種根性，跟諸位說是方便說的。我在前面也跟諸位說過，是迷悟程度不等而建立的差別。這種差別要是說真實話，是無差別當中的差別；換句話說，差別本是無差別。問題，我們就這一段經上來看，就是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你自己？你自己特別想想，我不行，我是劣根，那你當然是劣根，一點沒錯。你說我是上根，你是上根也沒錯。為什麼？你相信你是上根，他相信他是劣根，有什麼法子？這個問題就得問自己。為什麼？法本來是平等的，哪有什麼上下？上下是你自己在那裡分的。所謂上根之人，換句話說，他有充分的自信心，他能成就。下根的人，他沒有自信心，佛來勸他，他都搖頭，不行，我業障太重了，我根性太鈍了。這個佛也沒法子度他。所以一個人的自信心非常要緊。

大師在此地說，『決定說』，這「決定說」三個字，可以說包括前面從「君不見」一直到此地，句句都是決定說。乃至於一直到《證道歌》的終了，也是句句都是決定說。我們今天所謂是肯定的言詞，斬釘截鐵，絕不拖泥帶水。諸位想一想，如果沒有決定的信心，言語就不能那麼樣的肯定。言語不肯定，別人聽起來免不了疑

惑。決定說，別人聽了之後不疑。

『表真僧』，這個地方「僧」，首先對這個字要認識。什麼叫做僧？這一個字原本是梵語音譯過來的，就是「僧伽」，中國人喜歡簡單，尾音就略掉了，意思是和合眾。它的本意是必須具備六個條件，叫做六和合。六個條件裡面有一個是根本的條件，那就是「見同解」，就是見解相同，這一個條件是根本的條件。那個見解不相同，意見就分歧，那什麼和合都是假的，那都不是真和合，見解相同這是真和合，以這一條為基礎。其次講「戒同修」，戒律是什麼？是生活規範。因為我們團體住在一塊，團體要是沒有一個規約，這個團體秩序就亂了，所以生活要有規範。戒律裡面有兩大類，有小乘戒律，這就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沙彌戒、沙彌尼戒，都是小乘戒，這些戒律是自律的，就是我自己個人生活規範，與第二個人不相干的，個人的，是屬於自修的。第二種叫大乘戒，大乘戒是什麼？共同生活規範，是入眾的，處眾就要遵守的。小乘是獨善其身，大乘是兼善大眾。因此在菩薩戒裡面，必須得犧牲自己，要方便別人，這個是大乘的精神。我們如果要學戒，連基本的精神都不懂，就會死在戒條之下，不但是修戒不能夠得定，不能開慧，恐怕連得福都得不到。所以這個道理不可以不懂。

第三條就是「利同均」，如果要做不到這一條，諸位想想看，那個心能清淨嗎？你譬如說，我們說個最簡單的，利是什麼？就是利養，出家人接受的四事供養，大家要平等。人家供養我的錢我要平等供養大眾，不能說是我要多一點，你們要分配少一點，不可以，要利同均，心是平等的、心是清淨的。在家也一樣，因為僧，給諸位說，不一定是出家人，你在家人守這六個條件你也是僧，你也是僧團，你家庭就是僧團。所以這個不關在家出家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，你在家裡面你這樣做，家庭就是僧團，就是「真僧」。你

工作賺的錢，你家裡多少人都能平均分配，利同均。

那理論如此，今天幾個人做得到？還得同均之後，還得藏一點私房錢，這心就不均了，這就不行。再跟諸位說說，經上常講「積財喪道」，實在講我們道業上頂大的障礙，真的無過於銅錢，這個東西是麻煩透了。幾時能夠把利同均做到了，事上就相應了。要是做不到這一條，那些理論都是空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為什麼？真的理論一定表現在事相上，內外一如，表裡一致。絕不是說，說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。那個說的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理論說的是叫你看破，看破了之後，事就放下了，放下了之後，你就不曉得那個自在快樂是無法形容的，不是你親身去體會你想不到的。你不要以為你有錢，多多益善，這個很樂、很自在，你不曉得統統放下之樂，比那個還要自在。這個是第三條。

其餘三條，是「身同住」，共同住在一個團體裡頭；「口無諍」，沒有爭執；「意同悅」，人人都是法喜充滿。這叫僧團，這個叫真僧。他這個註解裡頭註得也很好，「學般若之人識心達本，萬慮都忘」，這個也註得很好。

我跟諸位講這個僧團，佛跟我們講阿鼻罪業裡面，所以說五逆十惡，五逆罪裡頭就有一條，破壞僧團，是阿鼻地獄的罪業。我記得我有一年，有一位老居士請我吃飯。在吃飯的時候，他就非常的悲痛，向我提出一個問題。他說法師，現在末法時期，五逆罪，造其他罪業的還不太多，殺父親、殺母親畢竟還不太多。他說有一條真是不得了，就是破壞僧團，他說這些人將來都得要墮阿鼻地獄，這個怎麼辦？怎麼救他法？我聽了一笑，我說老居士，你的心腸很慈悲，請你放心，在我看一個都沒造破壞僧團的事情。他說怎麼？我說沒有僧團。你把六和合講一講，哪一個僧團有六和合？沒有六和合，你不要破壞它，它自己跟自己打架，那它是什麼僧團？我一



說他也笑了，你這個話是有一點道理。我說你放心好了，不要擔心。

真正做到這六條件，三個人、四個人在一塊共住，你要是破壞他們，才會墮阿鼻地獄。現在各人都有私房錢，那不是僧團，那不是真僧。所以這個道理明了，一看就清清楚楚，著什麼急？操什麼心？那個老居士七十多歲，人真是很慈悲，我聽了聽笑笑，沒這個事情。我說我學佛這麼多年，也走了不少地方，我沒看到一個僧團，那破壞什麼？沒有破壞的。要如永嘉大師所講，那這是真僧。這就是真正發心修行的人，這是真僧。所以註解裡面講的這八個字很要緊，「識心達本，萬慮都忘」，這是真僧，這是真正修行人。

說『有人不肯任情徵』，這一句話是勸勉的話。雖然永嘉大師在此地是肯定的說，表白真正的修行人，真實的，僧，是團體叫做僧，一個人也稱僧，真正一個出家人或者在家修行人，因為僧在家也包括，出家、在家都可以稱。這是普通的名詞，諸位要曉得，和尚在家出家也能稱，法師在家出家也能稱。唯獨比丘不行，比丘、比丘尼一定是出家人稱呼，在家人不能稱。和尚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老師，但是這個老師還附帶一個解釋，就是親教師，直接教給我書的，我上過他的課的，這個老師在印度就稱和尚。所以你們將來要是到學校裡教書，你們的學生喊你就是和尚，和尚有什麼稀奇，和尚就是老師，所以在家人可以稱。法師也就像先生一樣的，也有老師、有先生，不一定上過我課的，沒有上過我課，在我們學校做老師的，沒有直接上他課的就可以稱法師。不是親教師沒有資格稱和尚。和尚一定要教過我書的，我跟他有這麼密切的關係。所以這個僧，在家人可以稱。但這六個條件一個都不能缺少，缺一個也不行。

說有人「不肯」，就是不肯承當，大師苦口婆心的這樣子勸導

我們、教導我們，我們聽了之後也不敢當，這就是自己認為自己的根性不夠，不敢直下承當。不肯承當那怎麼辦？那好，就隨他去！

「任情徵」，徵這個裡面還帶著有徵難，就是找著來問你，來給你問難，他不但不相信，還要提出反駁的意見來問，那一切都隨他。這個意思註解裡頭有，諸位自己去看。註解後頭的一段說得非常好，境界很高。

『直截根源佛所印』，這個裡頭著重的就是「直截根源」，學佛要知道從根本、從本源上修。『摘葉尋枝』，那是從枝葉上去修的。枝葉上修，費的時間久，吃的苦頭多，成就有限。從根本上修，這個就是頓悟、頓修、頓證。在佛教經典裡面，有直截根源的經典，我們稱之為了義經典。大概在中國所流行的這一些經論全都屬於了義經典，都是講根本的。像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、《般若》、《圓覺》、《楞嚴》，像這些經典全都是屬於根本的，為我們中國歷代祖師所提倡的，為大家所愛好的。「尋枝摘葉」這個事情就是講的小乘的經典、人天乘的經典。譬如在此地給諸位講的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這個就是枝葉，不是根本，裡面講的是人天的道理。

雖然這個是枝葉，我也跟諸位說得很清楚，枝葉也不能不要，根本固然是要，枝葉也得要，枝葉、根本統統都要，這一棵樹才有看頭。如果只有根本，光禿禿的沒有樹葉，諸位想想看，這樹也不好看，只有枝葉沒有根本，那個枝葉是插在那裡的，沒有幾天就要枯死了，它不是究竟的。這是一個比喻，叫我們要知道探求根本，根本就是講的明心見性。這個地方講是直下頓入佛知見，這是《法華》的意思。可是枝葉，是我們現行的生活規範，我們就是這個根本，這個是大法，剛才說過，大乘法是要以小法為基礎的。好像你念書一樣，我們要想修學密，念研究所必須先要念大學，在念大

學之前必須先要念中學。所以推究起最初方便，還是要從幼稚園、小學念起。

可是在中國，我在前面跟諸位說過，中國人實在是世界上絕頂聰明智慧的人，從哪裡見得？就是他能從小就培養根本智，這個真正是了不起的教育，那就是我告訴諸位從背誦，這是從小的時候就開始培養根本智。所以到十幾二十歲，就可以直接入一乘了義經典，他能有成就。現在我們苦了，我們沒有經過這個訓練。沒有經過這個訓練，自己要覺悟，必須要補習，所以說一定要下苦功。為什麼？沒有根本智，你要想直截根源那就困難了，恐怕不會有什麼收穫的。所以必須要培養根本智。培養根本智的方法很多，背書是其中之一，並不是說除了這個方法之外沒有別的方法，有別的方法，這是方法之一。可是這個方法在比較起來是最好的一個方法，最適用的一個方法。你譬如說，用念佛、用參話頭，都是可以培養根本智的。但是那一句佛號，字太少了，這一面念佛的時候還是一面可以胡思亂想，所以這個心收不住，你看念佛人念了幾十年了，心裡還是亂糟糟的，這就是什麼？這個太短了，力量不夠，攝受不夠。

像古時候那些人一句佛號就行，你一聲佛號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這是佛說的，不是假的，真管用。古人的那個心，跟諸位說，就像那個乾燥的木柴一樣，一枝洋火一點就著了、就起來了。我們現在這個心，就像那個木柴泡在那個大海水裡頭，泡了幾千年，一拿出來用那個汽油燒都燒不著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所以我們現在要用什麼？必須要用那個煉鋼的那個大冶爐裡頭，放在那裡才能燒得著。這就講的根性不相同，我們的習氣太重了。人家那是什麼？他名利淡薄，生活在世間欲望很低，知足常樂，這樣的人學道容易，他心本來就很清淨，這一接觸他更清淨了。我們現在心裡頭名聞利養，今天爭這個，明天搞那個，這怎麼行？這叫你放下，如

何能放得下？不但放不下，佛法裡頭我還得第一，你看多爭一個第一，不但沒有放下，還得多加上一些。世間法裡出風頭的，佛門裡頭也得要出風頭，這不是糟糕嗎？所以這就叫不相應。所以說是沒有這個大冶爐沒法子鍛鍊，要曉得這個道理。

今天我們要想成就，在時節因緣上來說，我們確實有迫切的需求。為什麼？從前人他們確實是有福報。我們現在要講福報，比從前人差太遠了。我就不說太遠，我講三十年前，我就說我第一次到圓覺寺來的時候，民國四十二年，那個時候這個路還沒有開，沒有柏油馬路，這個路什麼時候造的我都不曉得。我記得我是一步一步從山下走上來的，小路，還走那個石階，大概走了有半個多鐘點的樣子，一路上都看不到人。到這個廟裡來之後，廟裡的上上下下對我招待非常的親切，賓至如歸，有一個親切的味道。四周圍也看不到那些高房子，都是看到這些田地，確實有詩情畫意的味道。現在一看看，雖然物質進步了，人的味道沒有了，人的價值貶低了，這是很可悲哀的，不一樣！所以我們現在很不容易了解古人那種生活的情趣，沒法子了解。縱然念古人的文章、讀古人的詩詞，境界體會不到。

所以科學發達有什麼好處？沒有好處。如果真有好處，我們中國人早就發明了，中國人這麼聰明，哪裡會落在外國人後頭？這個東西帶來的是災難。現在災難形成了，核子大戰避免不了，這也是眾生業力，共業所感。這一個大災難一來了，哪一個人都保不住。唯一能夠可靠，決定安全的，那就是在佛法裡頭成就。幾時你證得一心不亂，明心見性了，那原子彈掉下來，你也可以在這看看，像放煙火一樣，很好看，非常自在。我跟你講的話一點都不假。你要沒有這功夫，那可不得了，那個麻煩就大了。

那我們想想看，在現在來修，來得及來不及？來得及，現在來

修還來得及。真正理論通達，方法明瞭了，三年時間足夠了，就可以能夠達到這個境界。可是達到這個境界，諸位要想學的話，一定要懂理論、懂方法。錯了那不行，那時間就得拖長，一點都錯不得的。所以修學的態度、修學的方法，尤其是態度重過方法。我記得我五十六年初到臺北來講經，有很多人問我講經的方法，大家都著重講經的方法。我告訴他，講經方法並不重要，態度重要，成敗關鍵百分之九十在態度上，方法充其量不過佔百分之十。有好的態度又懂方法那當然更好，有良好的態度不懂方法，說出來句句都能感動人心。有好的方法，沒有好的態度，說了之後，人家聽了歡喜，出了大門都忘掉了，那有什麼用處？當時聽起來還不錯，一回沒有味道，沒有回味的。諸位想想看，這個東西方法還是其次。

修的時候就是要從根本修，我們才能夠成就。如果在「摘葉尋枝」，在經教裡面這一部經由淺而深逐漸來探討，那要到哪一年才能成就？所以這個事情，在我們今天來講，時間不允許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覺悟，要努力、要認真的學習。認真的學習一定要放下萬緣，要捨識用根。聽了這些不要去胡思亂想，懂得的就懂得的，不懂得的去想，想了還是不懂。如果那個不懂的東西一想就懂了，可以，很好！想了還是不懂！不但想了不懂，愈想愈麻煩，這枝枝葉葉走的愈走愈複雜。所以古人他的好處就是，懂就懂，不懂決定不想，再來一遍，他用這個方法。這就是什麼？這就是用觀照的功夫，這就叫「依智不依識」，識是分別，我們現在習慣上都用識，不曉得用智慧，不知道用根。這個東西我給你一再說過，沒有意思，沒有意思你想它幹什麼？沒有講法的，沒有講法，你要探討它幹什麼？所以拿著經典再去研究、再去討論、再去探討，胡思亂想，這是三世佛都喊冤枉。會叫你開悟的，開悟的就是清淨心，心清淨就會開悟，少打妄想。如果妄想起來多念佛號

